

葦度山恩仇記  
(三)

法·大仲馬著  
蔣學模譯

# 基督山恩仇記

全四大冊  
第三分冊

文摘出版社發行

基度山恩仇記 第三分冊目錄

第五十四章	公債的起落	( 八六九 )
第五十五章	卡凡爾康德少校	( 八八三 )
第五十六章	安德里·卡凡爾康德	( 八九九 )
第五十七章	幽會	( 九一五 )
第五十八章	諾第亞·維爾福先生	( 九三二 )
第五十九章	遺囑	( 九四一 )
第六十章	急報	( 九五二 )
第六十一章	如何驅逐睡鼠	( 九六四 )
第六十二章	鬼	( 九七六 )
第六十三章	晚餐	( 九八九 )
第六十四章	乞丐	( 一〇〇三 )
第六十五章	夫婦間的一幕場面	( 一〇一四 )
第六十六章	婚姻計劃	( 一〇二六 )
第六十七章	檢察官的公事房	( 一〇四〇 )
第六十八章	夏季跳舞會	( 一〇五四 )

第六十九章	調查	(二〇五)
第七十章	跳舞會	(二〇六)
第七十一章	麵包和鹽	(二〇九)
第七十二章	聖·米爾夫人	(二〇六)
第七十三章	諾言	(二一一)
第七十四章	維爾福的家墓	(二一四)
第七十五章	陳述書	(二一五)
第七十六章	小卡凡爾康德的進展	(二一六)
第七十七章	海蒂	(二八一)
第七十八章	茄尼那來的消息	(二〇七)
第七十九章	檸檬水	(二一三)
第八十章	控訴	(二四九)
第八十一章	一位退休的銀行家	(二五七)
第八十二章	夜盜	(二八三)
第八十三章	上帝的手	(三〇〇)

## 第五十四章 公債的起落

那次聚會的幾天以後，阿爾拔·馬瑟夫到伊麗絲大道去拜訪基度山伯爵。那座房子現在已經修飾得像王宮一樣，伯爵富甲公侯，即使他最臨時的住處，他也能夠使它具有這種外表。阿爾拔此來的目的是代表鄧格拉司夫人重新向伯爵道謝，事先伯爵已接到過一封署名「鄧格拉司男爵夫人，露敏·薩爾浮克斯」的謝函。他是和羅新·狄布雷一同來的，後者在他朋友談話的時候，也順便向伯爵恭維了一陣。伯爵天生料事如神，當然很容易猜到這些恭維的來源。他相信羅新這次來拜訪他是出於一種雙重的好奇心，那種好奇心大半是從安頓大馬路來的。簡單地說，是鄧格拉司夫人因為不能親自來拜訪這個能以價值三萬里佛的馬送人和能帶一個身上穿戴價值一百萬里佛鑽石的希臘女奴上戲院的人物，所以委託這一對她慣於借用的眼睛來仔細考察他的家庭經濟狀況和住宅的佈置情形，以便給她一個忠實的報告，究竟這位不可理解的人物是怎樣生活的。但在外表上，伯爵並未懷疑在羅新的拜訪和男爵夫人的好奇心之間能有絲毫關係。

「那末，您是常常和鄧格拉司男爵來往的囉？」伯爵問阿爾拔·馬瑟夫。

「是的，伯爵，您知道我對您講過什麼的了。」

「那末，那方面一切還是照舊嗎？」

「那件事現在可說是決定的了，」羅新說：他認為這時他只有這句語可說，就把單眼鏡湊到他的眼睛上，咬着他那條金頭手杖的頂端，開始在房間裏漫步起來，仔細察看牆上的武器和圖

畫。

「啊！」基度山說，「聽了上次您所說的那些話，我想不到事情竟會了結得這樣快。」

「噢，事情的進行是不由我們自主的。我們忘記它的時候，它照樣在按序發展；當我們再去注意它的時候，就會驚奇於它竟這樣神速地在向預定的目標進行。家父和鄧格拉司先生會同在西班牙服務過，——家父在陸軍裏，鄧格拉司先生在軍糧處。家父是被革命攪得破產的，鄧格拉司先生則本來沒有什麼祖傳的產業，他們都在那兒奠定了各自起家致富的基礎。」

「是的，」基度山說，「上次我去拜訪鄧格拉司先生的時候，好像記得他也提到過那一點；哦，」他一面說，一面斜眼向羅新瞟了一下，羅新正在那兒翻閱一本畫冊，「尤琴妮小姐——我記得她好像是叫那個名字吧——漂不漂亮？」

「非常漂亮，或說得更正確些，非常的美，」阿爾拔答道；「但那種類型的美是我所不能欣賞的。我真是一個不知好歹的人。」

「您的口氣像是您已經做了她的丈夫似的。」

「啊！」阿爾拔回答，他也轉過頭去看羅新在幹什麼。

「真的，」基度山壓低了聲音說，「我看您對於這件婚事似乎並不十分熱心呀。」

「鄧格拉司小姐太富了，我高攀不上，」馬瑟夫回答；「所以我有點怕。」

「哧！」基度山喊道，「這個理由舉得真妙！難道您自己還不富嗎？」

「家父每年的收入約有五萬里佛；我結婚以後，他大概可以給我一萬或一萬二千。」

「那筆數目或許不算大，尤其是在巴黎，」伯爵說；「但一切並非都靠錢的呀，名譽和社會



地位也是好東西。您的名譽是刮刮叫的，您的地位是人人羨慕的；而馬瑟夫伯爵又是一個軍人，將門之子和一個文官的家庭聯姻實是一件很可喜的事，——不以利害關係來締結婚姻是一件最高貴的舉動。據我看，我認為和鄧格拉司小姐結合是最合適的了，她可以使您富，而您可以使她高貴。」

阿爾拔搖搖頭，現出若有所思的樣子。「還有別的因素，」他說。

「我承認，」基度山說，「我實在有點難於理解您為什麼要反對一位又有錢又漂亮的小姐。」

「噢！」馬瑟夫說，「這種嫌惡感——假如可以稱為嫌惡感的話——並不是完全出於我個人的。」

「那末又能出於那一方面呢？因為您告訴我令尊是很願意結這門婚事的呀。」

「家世不贊成，她的判斷力一向清浙深刻，可是對於這件建議中的婚事毫無喜色。我不能說明究竟是爲了什麼，但她似乎對鄧格拉司一家人抱着某種偏見。」

「呵！」伯爵用一種略帶勉強的口吻說，「那或許是很容易解釋的；馬瑟夫伯爵夫人是最高貴的貴族，所以不願意您跟一個出身微賤的家庭聯姻，——那原是很自然的。」

「我不知道這不是她的理由，」阿爾拔說，「但有一點我是知道的，就是，假如這件婚事成功了的話，她就會感到很痛苦。六星期以前，本來大家預備聚談一次，以便把那件事情決定下來；但我突然生了一場病——」

「真的？」伯爵微笑着打斷他的話問道。

「噢，夠真的啦，當然是急出來的——他們把那場聚談延期了兩個月。事情原不必着急，您

知道，我還沒有滿二十一，而尤琴妮才十七歲；但那兩個月的期限在下星期就要到期了。事情是不得不辦的了。我親愛的伯爵，您不能想像我的腦子裏是多麼爲難。呀！像您這樣的自由人多快樂！」

「好！您爲什麼不也做自由人呢？誰阻止您那樣做呢？」

「噢！假如我不娶鄧格拉司小姐，那就使家父太失望了。」

「娶她吧，那末，」伯爵說，意義深長地聳了聳肩膀。

「是的，」馬瑟夫答道。「但那又會使家母深感痛苦。」

「那末別娶她，」伯爵說。

「噢，我瞧着辦吧。我得考慮一番，想出一個最好的辦法；您可以給我一些忠告，您願不願意，假如可能把我從這種不愉快的狀況中拯救出來的話？我想，與其使我的好媽媽痛苦，我寧願冒險冒犯伯爵。」

基度山轉過身去；最後這句話似乎把他感動了。「啊！」他對狄布雷說，後者正靠在客廳最遠的一隻安樂椅裏，右手執着一支鉛筆左手拿着一本抄簿，「您在那兒做什麼？在臨摹波森的畫嗎？」

「不，不！我現在所做的這件事跟畫圖畫相距十萬八千哩呢。我是在搞數學。」

「數學？」

「是的；我是在算——且慢，馬瑟夫，這件事和你有間接的關係——我是在算上次海地公債的漲價使鄧格拉司銀行賺了多少錢；三天之內，它從二〇六漲到四〇九，而那位審慎的銀行家大部份是在二〇六的時候扒進的。他一定已弄到三十萬里佛了。」



「這還不是他的傑作，」馬瑟夫說；「去年他不是在西班牙證券上賺了一百萬嗎？」  
「我的好人，」羅新說，「基度山伯爵在這兒，他會告訴你意大利人的兩句詩：

「若問何所求，  
發財與成仙。」

當他們對我講這種事的時候，我總是只聳聳肩，什麼話都不說的。」

「但您不是在談海地公債嗎？」基度山說。

「啊，海地公債！——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海地公債是法國證券賭博中的「沙蟹」。他們或許會喜歡打「卜克」，玩「威斯脫」，沉溺於「波士頓」，但那些都是要玩厭的，最後他們總是回來打沙蟹，——那是百玩不厭的。鄧格拉司先生昨天在四〇六的時候放出，袋下了三十萬里佛。要是他等到今天，價錢就會跌到二〇五，他非但賺不到三十萬里佛，而且還會蝕掉兩萬或兩萬五。」

「爲什麼會突然從四〇九跌到二〇五呢？」基度山問。「請原諒，但我對於這種種證券賭博的陰謀實在太無知了。」

「因爲，」阿爾拔大笑着說，「消息是接一連二而來的，而先後的消息常常大不相同。」

「啊，」伯爵說，「我看鄧格拉司先生在一天中輸贏三十萬里佛是常事；他一定非常有錢的了。」

「實際上並不是他賭的，」羅新喊道，「而是鄧格拉司夫人；她實在大膽。」

「但你是一個很理智的人，羅新，你知道現在的消息是多麼的不可靠，既然你是一個來源，

你當然應該阻止這種事情，」馬瑟夫帶笑說。

「她的丈夫簡直不能控制她，我又何能爲力呢？」羅新問道，「你知道男爵夫人的個性，——誰都不能影響她，她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啊，假如我處於你的地位——」阿爾拔說。

「嗯？」

「我就要改造她；這也算是對她的未來的女婿幫了一個忙。」

「你怎麼着手呢？」

「啊，那很容易，——我要給她一個教訓。」

「一個教訓？」

「是的。你這個部長秘書的地位使你在政治消息上有很大的權威；你一開口，那些證券掮客就立刻把你的話記錄下來。使她突然蝕掉十萬里佛，那就可以教會她審慎一點了。」

「我不懂，」羅新訥訥地說。

「但這是非常明顯的，」那青年以毫無矯飾的態度直率地答道；「挑一個好日子向她宣佈一件外界不知道的消息，或是一個只有你一個人知道的急報，譬如說，昨天有人看到亨利四世在蓋勃拉里家裏。那是會使公債漲價的；她會根據這個消息決定她的計劃，而第二天，當波康在他的報紙上宣佈「謠傳昨日曾有人目覩國王駕臨蓋勃拉里府，此訊實毫無根據。本報可確證陛下並未離開尼夫湖」的時候，她當然會蝕本啦。」

羅新似笑非笑地笑了一下。基度山在表面上雖然漠不關心，實際上對這一段談話却一個字都

不會放過，他那具有穿透力的目光甚至已在那位秘書的尷尬態度上讀到了一種隱匿的秘密。這種尷尬態度阿爾拔完全不曾注意到，但羅新却因此縮短了他的訪問；他顯然地很不安。伯爵在送他走的時候低聲向他說了一些什麼，他得到的回答是，『很好，伯爵閣下；我接受您的建議。』伯爵回到小馬瑟夫那兒。

『您不想一想，』他對他說，『您在狄布雷的面前這樣談論您的岳母是不對的嗎？』

『伯爵閣下，』馬瑟夫說，『我求您別把那個稱呼用得太多。』

『現在，老老實實地說，令堂真的非常反對這件婚事嗎？』

『反對得男爵夫人極少到我們家來；而家母，我想，她一生不會去拜訪過鄧格拉司夫人兩次。』

『那末，』伯爵說，『我就有勇氣來坦白地對您說了。鄧格拉司先生是我的銀行家；維爾福先生因為我碰巧有幸幫了他一次忙，會極其客氣地來拜訪過我。我預測請客和宴會將滾滾而來。現在，爲了表示並不期待這樣的事，也爲了要比他們搶先一着，我想請鄧格拉司先生夫婦和維爾福先生夫婦到我的阿都爾鄉村別墅去吃飯。假如我同時邀請您和令尊令堂，看來就像是一次促成婚事的宴會了，至少馬瑟夫夫人會這樣看法，尤其是假如鄧格拉司男爵賞臉帶她的女兒同來的話。那樣，令堂就會對我發生一種惡感，而那正是我所絕不願意的事，正巧相反——這一點，請得便隨時向她提及，——我希望能夠獲得她的敬意。』

『真的，伯爵，』馬瑟夫說，『我衷心地感謝您對我這樣坦白，而且我很感激地接受您將我除外的這個建議。您說您希望獲得家母的好感；我向您保證，她對您的好感已經是極不平凡的』

了。」

「您以為是這樣嗎？」基度山很感興趣地問。

「噢，這一點我是可以確定的；那天您離開我們以後，我們談了您一個鐘頭呢。但回頭來談我們剛才所說的事吧。假如家母知道了您這一番考慮——我會告訴她的——我相信她一定會非常感激您；不過要是家父知道了，他倒也會同樣的惱怒。」

伯爵大笑起來。「哦，」他對馬瑟夫說，「我想，惱怒的恐怕不祇令尊一個人吧；鄧格拉司先生夫婦也會把我看作一個非常不知禮貌的人。他們知道我和您很密切，——的確，您是在巴黎相識最久的人之一，要是他們找不到您，當然會問我為什麼沒有邀請您。您必需給自己設法弄一個事先另有約會的藉口，而且要看來很像是真的，然後寫一張條子通知我。您知道，跟銀行家打交道，沒有書面證件是不會有効的。」

「我有更好的辦法，」阿爾拔說；「家母原想到海邊去，——您定那一天請客？」

「星期天。」

「今天是星期二，——我們明天傍晚動身，後天我們就已在的黎港了。真的，伯爵閣下，您真是一個可人兒，可以使人人各得其所。」

「您實在太過譽了；我只是想使您不致難堪而已。」

「您什麼時候發請帖？」

「就在今天。」

「好，我馬上去拜訪鄧格拉司先生，告訴他家母和我明天要離開巴黎。我沒有見過您，所以

您請客的事我根本不知道。」

「您多笨！您忘記狄布雷先生不是剛才還看見您在我家裏嗎？」

「呀，不錯！」

「正巧相反，我見過您，並且非正式地邀請過您，而您却立刻回答說您無法來參加到我的來賓羣中，因為您要到的黎港去。」

「好吧，那末，就這樣決定了。但您在明天以前來拜訪家母一次的吧？」

「明天以前？這件事實在難於辦到；而且，你們也得忙着作起程的準備。」

「好極了！來一手更妙的吧。您以前只能算可愛，但假如您容納我的建議，您就是可佩的了。」

「我怎麼才能獲得這樣的一種盛譽呢？」

「您今天自由得像空氣一樣；來和我一同用晚餐吧。我們不請外人，——只有您，家母，和我。您簡直可以說還沒有見過家母；您可以有一個機會更仔細地觀察她。她是一個非凡的女人；我惟一感到遺憾的事，是世界上沒有一個像她那樣而年青二十歲的女人；假若有的話，我向您保證，那末除了馬瑟夫伯爵夫人以外，不用多久就又會有一位馬瑟夫子爵夫人的啦。至於家父，您是碰不到他的；他有官方的約會，要到拉弗倫達萊公爵府去赴宴。我們可以談談我們過去旅行的經過；而您、您是走遍了全世界的，可以講講您的奇遇。您可以把那天晚上陪您到戲院裏去，您稱爲您的奴隸而實際上待她像一位公主的那個希臘美人的身世告訴我們。來，接受我的邀請吧，家母也會感謝您的。」

『萬分多謝，』伯爵說；『您的邀請是最賞臉的了，但遺憾之至，我實在無法接受。我並不如您所想像的那樣自由；正巧相反，我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約會。』

『啊，小心哪！您剛才還在教我逢到人家請吃飯的時候如何製造一個可信的藉口來推托。我要看看事先有約會的證據。我雖然不是鄧格拉司先生那樣的一個銀行家，但我的好疑倒也不亞於他。』

『我來給您一個證據，』伯爵回答；他拉了拉鈴。

『哼！』馬瑟夫說，『您拒絕和家母一起吃飯這已是第二次了；您顯然想避開她。』

基度山吃了一驚。『噢，您是開玩笑的吧！』他說；『而且，證實我的話的人已經來了。』

培浦斯汀進來站在門口。『我事先並不知道您要來拜訪我的，是不是？』

『老實說，您是這樣非凡的一位人物，這個問題我不願意答覆。』

『總而言之，我不能猜到您會請我去吃飯的吧？』

『或許不。』

『好，聽着；培浦斯汀，今天早晨我叫你到實驗室去的時候，對你說過什麼話？』

『五點鐘一敲，就閉門謝客，』那跟班回答。

『然後呢？』

『啊，伯爵閣下——』阿爾拔說。

『不，不，我希望擺脫您送給我的那種神祕的尊號，我親愛的子爵；老是扮演曼弗里是很乏味的。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公開坦白。說下去，培浦斯汀。』



「然後，除了巴陀羅米奧·卡凡爾康德少校和他的兒子以外，其他一概謝絕。」

「您聽到了吧：巴陀羅米奧·卡凡爾康德少校，——這位人物是意大利歷史最悠久的貴族之一，他這一族的大名但丁曾在神獄的第十節中極力讚美過；您記得的吧，不記得了嗎？還有他的兒子，一個可愛的青年人，年齡和您差不多，也像您這樣有子爵的銜頭，他正挾着他父親的百萬家財要來踏進巴黎社會。少校在今天傍晚帶他的兒子來；他托我照顧他。假如他證明是值得介紹的話，我當然要極力減少他的困難；您可以幫幫我的忙，願不願意？」

「絕對沒有問題！那末，卡凡爾康德少校是您的老朋友囉？」

「決不是的。他是一位可敬的貴族，非常謙恭有禮，為人極易相處，凡是意大利歷史極悠久的巨族的後代，大多是這個樣子的。我曾在弗勞倫斯，布羅納，和盧加見過他幾次，他現在通知我要到這兒來了。旅途上相識的人可以對您有一種要求。假如您一度碰巧在您的旅途上和他們有過某種往還，則不論您到那兒，他們都希望能受到同樣的注意，像是過去的一度殷勤能喚醒您對他們永久的關懷似的。這位卡凡爾康德少校是第二次來巴黎，在帝國時代，當他到莫斯科去的時候，曾路過此地。我當好好地請他吃一次飯；要把他的兒子托我照顧；我可以答應照看他。不論他的愚蠢引他上那一條路，我總之讓他走就是了；那時我的責任也完了。」

「當然囉；我看您是一位難得的導師，」阿爾拔說。「那末，再會了；我們星期天回來。順便告訴您一句，我得到弗蘭士的消息了。」

「是嗎？他還是優遊自在的在意大利玩嗎？」

「我相信是的；可是，他覺得您不在那兒是一件極其遺憾的事。他說您是羅馬的太陽，沒有

了您，一切都好像黑沉沉陰森森的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甚至說到下雨。」

「那末他對我的意見改善了嗎？」

「沒有；他依舊堅持把您看作最不可解理和最神秘的人。」

「他是一個可愛的青年，」基度山說；「我第一次遇見他，就是那天晚上我聽說他在尋找一頓晚餐於是請他來和我共享的時候，我就對他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好像記得他是伊辟楠將軍的兒子吧？」

「是的。」

「就是在一八一五年被人無恥地暗殺的那個？」

「是被拿黨暗殺掉的。」

「對了！我真的非常喜歡他；他不是也在談一門親事嗎？」

「是的，他就要娶維爾福小姐了。」

「真的！」

「正如我快要娶鄧格拉司小姐一樣，」阿爾拔帶笑說。

「您笑啦！」

「是的。」

「您爲什麼笑呢？」

「我的笑是因爲那方面也像我的對方那樣很想促成這門婚事。但真的，我親愛的伯爵，我們現在是像女人談論男人那樣的在談論她們了；這是不可原諒的呀！」阿爾拔站起身來。

『您走了嗎？』

『真的，您太好啦！我就攔了您兩個鐘頭，把您煩得要死，而您却還是極其客氣地問我是不是要走了！說實話，伯爵，您是世界上最文雅的人了！還有您的僕人，他們的態度也好極了。他們都是很有風度的，——尤其是培浦斯汀先生；我永遠弄不到那樣的一個人，我的僕人似乎在摩仿舞台上那種以最笨拙的態度只出來講出一兩句話的角色。所以假如您辭退培浦斯汀的時候，務請通知我一聲。』

『可以的，子爵。』

『還有一件事。請代我向您那光輝的來賓，卡凡爾康德族的卡凡爾康德致意；假如他有意給他的兒子成家立室，想代他找一個非常有錢，——至少從她母親那方面講是非常高貴，而從她父親那方面講又是一位男爵小姐，——的太太，我可以幫您的忙。』

『噢，噢！您甚至肯做到那個程度嗎？』

『是的。』

『好吧，真的，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原是講不定的。』

『噢，伯爵，您這就是對我幫了一個大忙了！假如憑着您的干涉，我能依舊做一個獨身漢，我就要更歡喜您一百倍了，即使我得再獨身十年也在所不惜。』

『世界上沒有不可能的事，』某度山莊重地回答；送走阿爾拔以後，他回到屋裏，敲了三下鑼。伯都西奧出現了。

『伯都西奧先生，你知道星期六那天我要在阿都爾請客。』伯都西奧微微一怔。『我需要你